

萬物議會

Parliament of Things

壩之存在——流域萬物迴響

The Dam Exists, Surrounded
by Resonance of the River Basin

主 持

龔卓軍
楊志彬



福山壩踏查。攝影／劉力華

龔卓軍——我們之前在宜蘭礁溪的跑馬古道，以及高雄的六龜警備線做過兩次萬物議會，概念是從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而來，原本叫做「物的議會」。基本上是今天氣候政治強調的關於物種的角色。今年也快要選舉了，在所有的選舉裡面，所有的席次都沒有物種的席次，全部都是與人有關。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完全代表物種發言，但是，在歐洲已經有一些青年團體、環境團體試圖去改革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讓物種的聲音

也被包含，像北海議會，能夠納入到整個政治討論的形式中。但是由藝術大學來做又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呢？也許在協調各個不同部門時，一下子要達成一個成熟的氣候政治的體制不是這麼容易，特別在台灣。所以我們想說用一個感性的方式來進行設計與實驗。

台北雙年展之前也做過物的議會，但他們是推行到學校，由學校進行一個學期的課程，在專家知識基礎上去做不同的論辯、推行不同的倡議跟方

日期——2022年7月31日—8月1日
地點——嘉義阿里山老鼠溪咖啡莊園營區
整理——編輯台

萬物議會

議事錄

70

80

90

100

110

120

138.47 km

案，我們這裡的形式希望先去做連結，而不是讓專家知識先行做一個主導性的角色。當然也不希望政府扮演一個推廣的角色，也就是這不是要用大地藝術季來推行政府的政策，而是說從藝術、從美學政治的角色，透過感性的提倡，特別是從藝術家像B哥（陳伯義）攝影開始，讓問題一步步開展，剛好他又是成功大學水利工程的博士，我們很幸運有一個這樣的攝影師能夠直接向我們解說這些問題，讓這些連結一步步擴散開來，我們又很幸運地請到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志彬、還有榆橙來幫我們規劃。很高興今日突破以往的形式，因為在場有政府部門、學界專家、在地原民，以及不同跨領域的朋友。也許曾文溪要我們選這個場地，是要我們好好的談完，後面再享受晚餐以及表演的節目，希望今天大家暢所欲言，今天議事的主持，我會扮演一個支援、協助的角色，待會會把主持棒交給志彬。

楊志彬 —— 我是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楊志彬，我過去十幾年，都在研究水的政策、社會溝通、公私協力的方法，這次很謝謝龔老師在去年底出版的《獵人帶路——曾文溪溯源影像誌》有巡迴的對話。我是在台北站的時候認識龔老師，其實我認識他時心裡很竊喜，因為他翻譯過一本《空間詩學》，那是我去法國前後很喜歡的一本書，但是也有很多讀不懂，可以看到這麼用心的譯者是很高興的事。

那天的談話，我們發展出很多與水有關的對話，隔天龔老師就邀請我入伙、參與了策展團隊，他的策展團隊非常龐大、旁邊有很多的夥伴，他也有這一種黏合的「魔力」，後來就慢慢意識到他很開放、方向感和直覺很清晰，更可怕的是意志力堅定。後面我們在談很多的想法都做到了，只是老天爺在考驗我們，現在下著如此的傾盆大雨看起來是教我們調適「他」，接下來會回饋我們很豐盛的禮物。希望今天精心安排的，在龔老師的意志力，以及很多朋友的執行設計下都會實現，大家非常期待在議事中間的那段節目，這是以前公私協力和審議沒有辦法做到的事。那時候我們就在談，有藝術家



萬物議會上半場。攝影—劉力華

左下 | 萬物議會上半場。
右上 | 萬物議會大合照。
右下 | 萬物議會下半場。



參與的審議和對話，他可以跟以前做到多大的不同，運用藝術家的想像，我們如何讓議題往前推，但是又不至於讓社會覺得太文青、太過不接地氣。其實我們討論得非常快，他就提出在這幾年做的事、我也反芻一下在這幾年觀察到的事情，我們馬上對焦的事情是兩年前在北美館，當時用拉圖的想法做的很多的實驗。其實龔老師自己也做過很多實驗，我們覺得一方面把「非人的角度」引進來，讓人類的主體性往後退，或許有更大的智慧會跑出來，但是往後退又可以談出什麼呢？利用了這麼大的能量，我們可以引導出什麼方向感？那時候我們都同時注意到了紐西蘭的河川法人化，這幾年我看到台灣有了河川日，事實上這幾年大城市的河川日，有很多都聚焦在河川法人化的議題上，那能不



能在這個子題整合裡，慢慢引導大家、有志一同地將人和非人聚焦在一個框架下。這個框架下，河川有他的主體，這個主體可以以適當的形式談出來，任何與河川有關的事情，都要尊重這個眾多方向匯集的框架，我就期待今天可以為這個框架奠下第一塊基石，有各式各樣的角度與思考。這就是緣起，後來一路就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今天主要活動會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各位所代表選擇的「非人的角色」，盡可能用心中所信仰的、學養的、靈感的，來支撐這個角色的發言，我們很期待可以從這樣的發言學到一些什麼、感受到一些什麼，在這個圓桌上可以感受到新的什麼出來。

第二部分會進入到休息的時間，包含著用晚餐，

接著就會進入一個小時的精心安排，看看人和環境互動可以帶來什麼樣新的啟發、新的感觸，然後會再回來，到時候身心應該就進到一種臨界的狀態，特別有一些靈性的思維可以跑出來，屆時就會開放，可以維持非人的角色，也可以恢復到人的身分。第二部分我們就來想，到底流域在萬物中的行動可以是什麼？怎麼樣可以讓第一部分聽見的影響的狀態往前走，我們的行動可以如何形成一種共通的框架，這就是第二部分想處理的事情。

我們這兩天不斷沙盤推演與備案，因應出來的一定是最好的形式，你看這邊還有一張大圓桌，跟圓桌論壇一樣，這個啟示蠻好的。接下來就要進入第一輪的發言，本來順序是初步想像，有些人事先繳交了想代表的生物、以及我們對每個人的了解，先做的一個次序安排，這個次序依循兩個原則，一個是在地代表先，再來是專家、藝術家交錯。

可是在我昨天看完所有夥伴的講稿之後，我其實很欣賞有些人的創意、巧思、詼諧和文采，不過我也有些新的感覺浮現，可不可以分為魚族（蝦虎、爬岩鰍）、鳥族（老鷹）、植物族（銀膠菊、茄苳）、土石族（石頭、土壤、土石流、防砂壩）這是土石的變形，再往下是泛靈族（溪神），接著是人族（赤裸的人類、曾文溪5.0）、鄒族，不過這個人應該是新人類，還有曾文溪5.0，應該就是人族對於未來的期待。

龔卓軍

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總策展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藝術觀點ACT》主編

楊志彬

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水論壇策展人，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一場人、非人與溪流的共振——記「壩之存在——流域萬物迴響」

Rewind 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Dam Exists, Surrounded by Resonance of the River Basin

文 洪榆橙

我們站在攝影師陳伯義所拍攝的福山壩前，奔流的溪水從切穿的壩體竄流而出，望著水道的曲線，我聯想到遊樂園裡隨水流俯衝而下的設施，隨即覺得這個聯想相似又荒謬。

「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是法國哲學／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所提出的倡議方法。在總策展人的整體概念與方向下，這次萬物議會參考台灣過去幾次的操作經驗，以此實驗方法作為「2022Mattaaw大地藝術季」倡議曾文溪「流域共同體」行動步驟的一步。流域治理問題牽涉廣泛，我們該如何鎖定對話目標？在反覆思辨後，團隊訂出主題「壩之存在——流域萬物迴響」。

溪流原來是時刻平衡的動態系統，河川上下游、兩岸不斷衍生著交換，本次議會聚焦在討論上游建造人為構造物(以攔砂壩為代表)之後，生態間相互關聯性影響與變化。議會地點在曾文溪上游的福山壩旁，所有參與者需在營地度過兩天一夜。會議邀請十五位議員、各自代表一個「非人」角色發言。首先邀請的是在地達邦獵人安孝明與特富野大社汪義福頭目，此外是河川議題相關的領域專家、



獵人安孝明導覽。左 | 攝影—羅文岑，右 | 攝影—洪榆橙

以及藝術創作者。

共同策劃藝術季水計畫的楊志彬秘書長，過往長期投入河川議題、公民審議，在計畫裡是重要的知識分享與網絡鏈接者。在共同策展的過程中，我一方面仰賴他的知識，同時扮演與之相互平衡的角色：思考藝術性在倡議行動所能發揮、擾動並開展出與專家會議不同的動能，並介接、融入藝術季其他研究、創作成果。

當天颱風外圍環流帶來各地間歇性午後陣雨，參與的眾人在淋／躲了兩小時的滂沱大雨後，移動到營地的室內空間，萬物議會會議——上半場正式展

開。魚族、鳥族、植物、土石族、水族、泛靈族與人族依序發言。依賴著水流激盪下石頭縫隙生活的蝦虎、爬岩鰍；被截斷洄游路線的鰻魚靈、生態變化後消失的水獺，回憶過往棲息於此與獵人的對視。在石頭、攔砂壩、土石流的發言之中，眾人原本厭棄的攔砂壩、土石流道出無奈的心聲，沒有情緒的石頭，感受卻更具渲染力。眾人在多重視角間轉換，發言內容環繞著不同生物對溪流、壩體的認識。

吃完在山野料理的晚餐補充／撫慰戶外活動的能



量後，下半場討論更集中在攔砂壩、水庫現況的對話。在討論熱烈進行時，表演彩排也緊急地推進中。夜晚十點半開始的表演，因為大雨，推遲至六點雨停後才開始設置，也讓團隊與表演者經歷一場難忘的演出準備。

一片漆黑的河床前，觀眾依序走到副壩平台上坐定，工作人員因緊張而顯得有些氣氛凝重。有個身著紅衣的人、巨大的影子被燈光投影在壩體上。編舞家表演者周書毅，奔逃、舞動在大小石塊堆疊的河床間，越過竹橋、躍上高石，在詭魅之中像巫、像萬物的靈，或許是氣息耗盡的人類。接著攝影

上 | 玖格設計，《生之聲》。攝影—吳克威
下 | 周書毅，《無用之壩》。攝影—黃煌智



師陳伯義與張景泓的空拍影像投影在壩體立面上，飛越俯瞰曾文溪上被人為植入、一座座的《地質紀念碑》；玖格設計的《生之聲》圖像，循環的圓與粒子、洄游的魚群，在某種視覺幻象中，彷彿消融了構造物的物質性，一時之間，我們突然忘記了眼前應該是一座高大水泥牆——攔砂壩，成為藝術活動與互動之物。

隔天早上晴空萬里，我們跟隨著安孝明獵人沿溪觀察溪流上的波堤、攔砂壩、疏濬工程等等人為行動下溪流的變化，從鄒族人相傳的智慧、以在地觀察者眼光，比對科學實驗的結果。

這場萬物議會努力結合藝術家、NPO組織、在地原民，和學者專家的身體感知與專業知識，寬闊人與萬物的對話空間和關係網絡。再次回看，藝術的參與形式、以及可能觸發的想像推衍，不僅是對議會討論的意義而已，對我而言，亦意義非凡地加重了一份對藝術的相信。

洪榆橙

2022 Mattaaw大地藝術季水論壇策展人，日青創藝負責人

鰻魚

Eel

口 述 汪義福

整 理 洪 榆 橙

萬物議會

議事錄

鰻魚也是曾經屬於這裡的生
物，以前還沒有攔砂壩的時候，
溪中有很多深潭，深潭裡有鰻
魚。鰻魚的力氣大、迴旋出魚
窩，魚窩裡除了有鰻魚，也有其
他魚棲息在裡面。

但是曾文溪在攔砂壩建起來之
後，鰻魚們卡在曾文水庫最下
層，再也回不來了。

是比水獺還早消失在曾文溪上
游的物種。

現在還有鰻魚嗎？小溪的深
潭、溪流會合處還存有很少數，
他們或許是當時沒有往下游去
的，也有可能是某次意外從漁場
沖出來的。曾經有一位里佳的鄒
族人安高民嘗試養殖鰻魚、鱒龍
魚、鱒魚，沒想到就在漁場剛開
放，快要能收成時遇上八八風
災，鰻魚們全都被沖走了，沖到
楠梓仙溪裡。所以當現在獵人們
還偶爾抓到鰻魚時，都稱這些被
抓到的鰻魚是「安高鰻」。

鰻魚產卵要游到出海口，孩子
成長時再溯溪洄游到出生地。

汪義福 ('Avai'e Vayaeana)

阿里山鄉鄒族特富野大社頭目

水獺靈

River Otter Spirit

文 安孝明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我是水獺，一隻已經不是水獺
的水獺，因為我的族群已經滅亡
了，我只是一隻水獺的靈，一隻
留戀在我們曾經生活的溪流的水
獺靈。

和平生活了數千年。直到近五十
年，所謂的文明、所謂的科技、
所謂的進步，直接的、自私的、
毫無保留的奪去我們水獺族生活
的領域，也直接的消滅了我們水
獺族！

雖然政府已經有保護野地、保
育野生動物的政策，但也都是說
一套做一套，民間的保育觀念也
都只停留在「做了有沒有經濟效
益？能不能賺到很多錢？」，這
是自稱「文明」的族群「賺到很
多錢，才是文明」的觀念。

合法不一定合理，合理卻不一
定合法。即使是不合理的開發，
只要政府蓋上同意的章就成了

合法，環境就繼續被開發、被破
壞！

自稱文明的都市人啊！

為了錢財，你們不停的吸取地
球的能量，又不斷地把單獨存在
不會產生毒物的物質混合成需要
幾百年才會被分解的有毒物質，
污染水、污染空氣，毀滅自己賴
以生存的環境。這真的是最聰
明、最有智慧、最有靈性的生物
會做的事嗎？

自稱文明的都市人啊！

你們是地球的病毒！

自稱文明的都市人啊！

你們是毀天滅地的病毒啊！

安孝明 (Mo'e Yasiyungu)

鄒族獵人暨傳統文化保留者

曾文溪畔的土壤

Soil by Zengwen River Bank

文 陳冠彰

萬物議會
議事錄

土壤來自於岩石，岩石來自於地殼，土壤的故事似乎需要從地球開始講起。

我們所居住星球估算約有四十六億年，如果採用地質常用的時間單位——「百萬年」來算，地球年齡已有4600歲了，但台灣只有六歲。地質學家將火山島弧與歐亞大陸碰撞形成的造山運動稱為「蓬萊運動」，台灣成為現在地貌約兩百萬年，在世界上算是個新生的陸地。我的前世是由岩石所育化而來，台灣土壤又來自於三大岩石家族，分別為火成岩、沈積岩、跟變質岩。

我們目前的所在地屬於長枝坑層（是台灣山區常見之砂頁岩互層，其差異侵蝕常造成災害）。土壤育化自岩石，其氣候、植被、地形、時間這五大因子又相互影響土壤的生成，大自然裡，大約要花上五百年的時間才能生成2.5公分厚的土壤，而近年來影響土壤最大的因子是人類的活動。土壤的形成通常遠超過許多人類的時間尺度上，但破壞與流

失卻只是一瞬間。近年來一些土壤學家的研究「土壤退化」（土壤肥力衰退導致生產力下降）是本世紀人類最嚴重的問題，依照目前表土退化的速度，表土剩餘的時間不超過六十年可用。「土壤」作為研究命題多與農業高度相關，台灣土壤學調查與研究始於日治時期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的農業部以及農事試驗場。基於農業或農作生產的考量，當時對土壤的描述多集中於管理及利用，如何不只是將土壤視為生產的基礎設施，而是如何針對土壤進行想像跟實踐。

開始思考「土壤」是2020年參與「2022Mattauw大地藝術季」後，透過藝術家、鄒族獵人、考古研究者等多學科的合作與踏查，窺見各物種以「土」作為關鍵區（critical zone）開展，因此想將關注焦點從概念式的「土地」轉向具有生物聚合與多孔隙的「土壤」。修·萊佛士（Hugh Raffles）在'Writing Culture（or Something Like That'）一文中提

及，當承載文化的對象既不是人類也不是動物、不是『多物種』，不能被扁平化為一集合體、但又與生命本身完全不可分割時，文化該如何書寫。若將土壤視作承載文化的對象物，「我該如何書寫土壤？」便成此次土壤的提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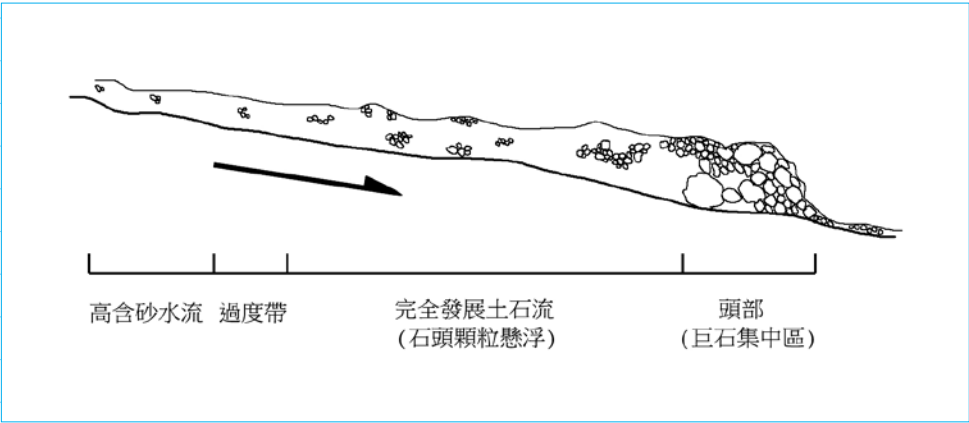
陳冠彰

藝術家、西拉雅文化研究者，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土石流 Landslide

文 陳伯義

萬物議會
議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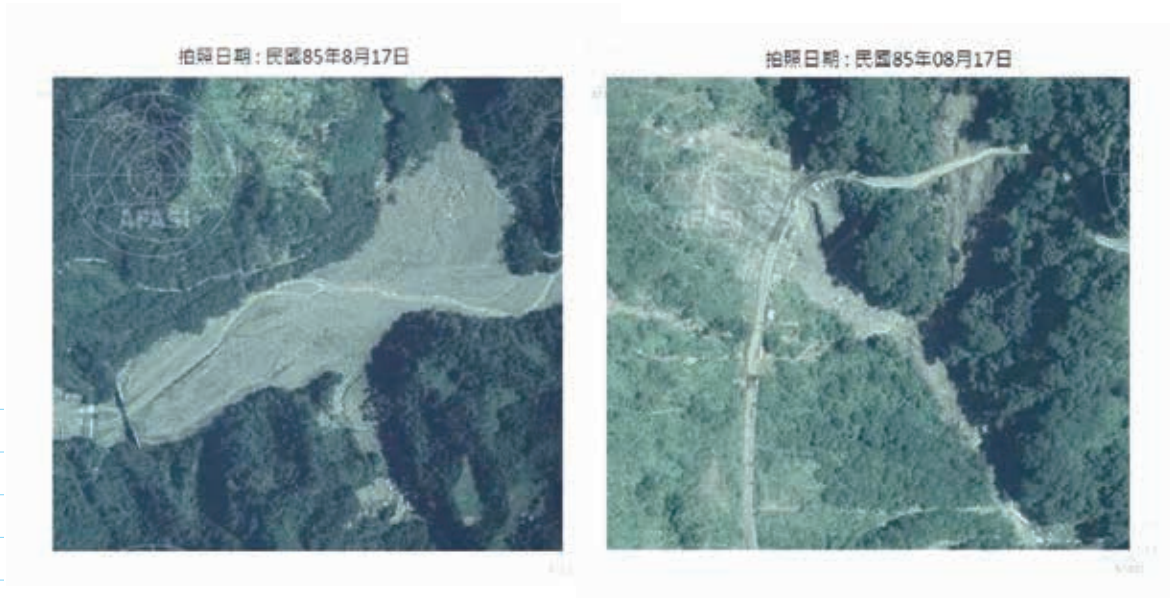


我是土石流，其實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經存在。第一次被你們取名字是因為1990年6月23日下午，我的好朋友歐菲莉從太平洋帶很多禮物（雨水）給我，剛好我在花蓮銅門，收到禮物（雨水）好開心，不小心就都滾下山了。好久沒下山，玩得真開心，但不小心就把12鄰和13鄰給壓平了。剛剛好有一位去日本學習河川面相的謝老師回到台灣，被花蓮縣政府派來看我，跟他們說我就是土石流啦，縣長還很高興的說原來是牛，土石牛，難怪這麼

有力氣。我都有點害羞，不好意思了，我還比較喜歡被叫牛，雖然我都是流來流去的。因為我是泥、砂、礫及巨石，只要好朋友雨水夠多，我們就會玩起來，像胖子溜滑梯，越重力氣就越大，稀哩呼嚕轟隆隆的從山上流到溪底，有時候還會把溪底塞住，另一個好朋友堰塞湖就會跑出來了，我們都是自然現象喔。可是你們人很奇怪，明明跑到我家蓋房屋、建道路、築橋梁，還東挖西挖的，我只要動起來就把你們人的東西都撞壞了，然後罵我是

怪物是災害，真不懂你們人捏。好喔～我介紹一下我自己啦，我是大頭，就是我的頭大大顆，都是大石頭組成，因為我跑起來的時候，大石頭被推在前面，所以頭會很大而且都是粗粗的大石頭。然後身體就比較細，就是頭大大的往腳的方向越來越苗條，身體都是小石頭，到腳那邊都已經是土砂跟泥巴了，也就是你們常說的頭重腳輕啦，像上面的圖，就是我的自畫像。

我喜歡在山坡玩遊戲，因為斜斜的坡地，15度到30度玩起來



最舒服了，如果比15度還低的坡度，對胖子來說就負擔很沉重，我就會停下來休息，像是3度到6度就會看到我休息的樣子。

今天萬物議會在老鼠溪，其實老鼠溪也是我家喔。我在1996年

的賀伯阿伯帶好多禮物來找我，剛剛好你們開一條叫做阿里山公路，在70K的地方大山崩，於是我就一路滑到老鼠溪跟曾文溪交會處，後來到了2009年莫拉克帥哥帶更多禮物給我，於是在附近

又山崩，我玩了一次，好開心，就是你們又蓋的新橋，叫做芙谷峩橋。

再說一遍，我是自然的，你們都說天然的最好，我相信我最好。謝謝大家來聽我的故事。



陳伯義

攝影斜槓水利工程的胖子，1972年生於台灣嘉義，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博士。2023年台南國際攝影節策展人，作品曾被台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日本清里攝影美術館及歐洲攝影之家典藏，作品曾獲台新藝術獎與金鼎獎

防砂壩

Check Dam

文

王筱雯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我（防砂壩）在這裡已經數十年了，我被期待的功能為攔截上游土石、維持水庫運作。一開始我以為我可以好好的提供這個功能，但數十年下來，相較於大雨期間被帶進下游水庫的泥砂量體，我可以攔截的土石量實在是微乎其微，我並沒有辦法維持水庫運作。

加上好多年前我可以攔截土石的空間已經滿了之後，我無法再攔截新流入的土石，因此導致我的上游溪床面不斷擴大。從我到這裡以後，當初的自然溪流已變成現在這樣很不一樣的環境。

我的結構也老舊了，還要撐著被我攔截的土石量體，我覺得壓力好大，我的壽命似乎快到了，我想，有一天我也會像其他夥伴（如巴陵壩）一樣就這樣倒了

.....



Figure 2. Sequence of photographs looking upstream at Barlin Dam and its failure in 2007. Note the exposure and extent of the reservoir sediment in 2005. The defense dam, which was critically damaged during Typhoon Aere in 2004, completely failed in 2006. (Photos courtesy of Taiwan Water Resources Agency, used with permi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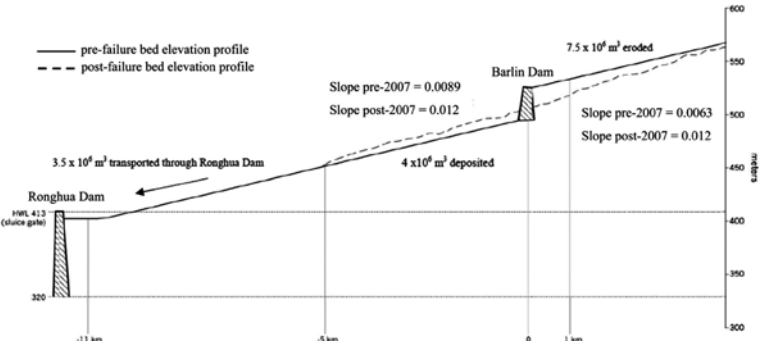


FIGURE 8. Longitudinal Profile and Generalized Sediment Budget for Dahan River near Barlin and Ronghua Dams, Showing Changes in Sediment Storage Resulting from Failure of Barlin Dam.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from 2007 and 2008 by Taiwan Water Resources Agency

王筱雯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兼國際長、防災中心主任

曾文溪水

Zengwen River Creek

文

蔡坤霖

萬物議會

議事錄



大家好，我是曾文溪水。在蔡坤霖來到之前，大家看到的我，可能都是看見的那一面，看見那變化之於寬窄，看見那顏色之於深淺，直到蔡坤霖來到，我才被聽見，聽見那內在的聲音，聽見那內在的轉變。

原本，我的聲音是潺潺水流、清脆於石間與魚群的親啄聲相奏，只是我的腳（下游）會調皮的在平野上奔跑，但潮間生物也會在之後出來共舞共享大地與我的合奏，起先，人們為了要豐盛他們的餐桌，開始將我的腳綁固（堤防固定），並開始橫隔我的身體，導致我的腳萎縮，另外一隻土壩粗暴的手，掐住了我，把砂石攔在那隻手上，並且發出巨大恐怖的聲響，即便是現在那聲響依舊，只是它變成了沉沉隆隆的小瀑布之於深潭的低音，至此，魚群蝦蟹已找不到回家的路，因為我的身體已經殘破不堪，高眺、細小的（水）路都不足以引領，留在我身上、手上那片段的砂石就像是腫瘤般的阻

斷了你們看不見的命脈、改變了我內在的聲音節奏，之後來到的人們還以為我本來就是長這副德性。

過去你們為了豐盛餐桌，使勁截斷、綁固，如今為了經濟更大更好，在我身上又鑽又鑿、接管串接，手連腳、腳連頭，我比你們還早好多時日就在此土地上活動、流淌，如今卻敵不過你們的貪婪而面目全非。

在你們的世界裡似乎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名字一旦被奪走了，就會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現在的我，就算還記得名字，一樣找不到回家的路。

蔡坤霖

聲音、裝置藝術家。1979年出生於台灣台南，現定居、創作於台北，近年創作多以水下聲音來思考跨物種、地域的互動與溝通形式如何影響人們對於未知事物的認識形式，透過多元的創作媒材來傳達自身之於環境中那微小，甚至是不明的現象的感受性，作品曾在美國、日本、中國、挪威、芬蘭與孟加拉等國家發表

蝦虎

Goby

文

眾森自然工作室
（劉長青、蔡孟宏）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我是蝦虎，我不像其他淡水魚終其一生都在淡水裡生活，我的天性就喜歡到處遊玩，從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隨著河流從上游游玩到下游，甚至到大海裡看看不一樣的世界。當我漸漸長大，大海玩夠了，終要回家，我與同伴會一起回到出生地河流的上游繁衍後代，即使水流強勁、即使路途遙遠，我們不曾放棄過，世世代代都這樣過活。

但這百年來，回家的路卻越來越艱難，人類不知道為什麼要在河川裡建起一座一座的高牆，聽其他魚說這叫攔沙壩，扮演阻攔河川上游砂石的功能。我的祖先能越過很高很深的潭瀨，但是這一道厚厚的水泥攔砂壩，卻讓我們及我們的孩子無法回到自己的故鄉。

此外，有一件事情我們一直想不通，人們希望下大雨能快速將水排走，於是將河流清淤的很乾淨，所有大小石頭都不放過，但河流的石頭能減緩河流的衝擊，能幫助消能，又能提供水

生生物的躲藏、覓食、生育的環境，而我們能抵抗水流從下游一路回溯至上游的關鍵，就在於我們祖先留給我們肚子上類似吸盤狀的構造，我們需要吸附在各種石頭的表面來移動，才不會被強勁的水流沖走，如今河流沒了石頭，回家的路又更困難了！

另外，我有很多蝦虎朋友，牠們的顏色非常的美麗，這幾年常常被有心人事捕撈上網變賣，將我的朋友作為水族箱裡的觀賞魚種，甚至捕撈到瀕臨絕種！人類呀，我們熱愛自由，我們雖小，但我們需要悠遊在無邊際的大海及石頭鑲嵌的河流之間。還有好多艱難的故事，等我慢慢游到議場上再跟大家說。議場見了……。

劉長青

眾森共同創辦人／引導員，台灣生態登山學校野地教育輔導員，LNT無痕山林運動種子教師。中原景觀畢業後，於景觀設計公司工作至今，曾希望透過設計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的關係。但後來發現，設計雖然可以改善環境，但卻很難改變人心及觀念。與自然連結最好的方法則是親自去接觸、去體驗，身體才有記憶，生命才有連結，關係自然會修復。於是與夥伴創辦了眾森，想帶領更多人走向自然與野地，一起向山林學習

蔡孟宏

眾森共同創辦人／引導員，台灣生態登山學校野地教育輔導員，LNT無痕山林運動種子教師。畢業於台大城鄉所，當過地理老師，做過景觀設計，參加生態登山學校野地教育培訓，並與一群懷抱山林理想的人上山生活，目前在體制外學校持續進行著一路以來好奇的社會實踐

爬岩鰍

River Loach

文

孫建平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我是一個爬岩鰍，也就是大家俗稱「石貼仔」，我喜歡生活在湍流中的石縫，在那裡面棲息。很多人認為那裡流速很快、很危險，可是我都能找到最好的位置，緊貼著石頭，那兒是流速相對較低、較緩的地方，讓我不會被沖走。

過去颱風暴雨來的時候，我都會找到很好的位置躲起來，在石縫中可以度過這次的大風大雨，水也會很快的就清澈起來，可是自從上游有越來越多的森林變成

農場，更多細的土砂顆粒流入水中而塞住石縫，而且大雨來後河川也混濁更多天，讓我活得更不舒服。之後又有一個大大的東西叫防砂壩，整個改變河川的環境，很多急流的地方都變成平緩的淺潭，反而有更多淤泥附著在大石頭上，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少，再加上所謂疏濬工程更讓河道的環境更單純化，什麼時候才能回到過去那樣？我喜歡急流的大石頭瀨區！



孫建平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所長

茄苳

Bishop Wood

文

陳易昇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我是一棵茄苳樹，在曾文溪上游生長了30多年，在我們的族群中我仍只是個青年，但已初具規模可供周邊的動物、小草、小樹遮風擋雨。樹冠可供鳥類築巢，果實可讓動物食用。

最近人類又來我的周遭，希望加固我腳下根系已抓緊的土壤，討論著我存在的功能與意義，在這次工程保留與否。或許這次我也會因為上次大雨沒抓住的那塊土而被剷除，取而代之的是混凝土。

平常的日子我努力地吸收二氧化碳轉換成能量，使我日漸茁壯不斷長高的身子與濃密的葉片讓我可以想像百年之後，可以與其

他的前輩一樣，守護一方生態及受到喜愛。

在工程進來前我們有成群的兄弟姊妹，大風大雨及大水也不容易摧毀我們，但在工程進來後，只有我因長得較高壯，而被當作目標保留下來，其他的則被一一剷除，變成了混凝土構造物。

在少了周遭的兄弟姐妹後，只剩我孤獨的對抗風雨，生活在周遭的野生動物也越來越少，也許要等20、30年後一層一層的落葉及土砂覆蓋，才能再出現其他的同伴。

過往的大水也不曾刮到我腳邊，但興建大壩後現在只要下大雨，曾文溪的水就會刮到我腳

邊，一點一點帶走我根系已抓緊的土壤，這是過往未曾遇到的狀況。原來是壩體墊高了溪床也提升了水位，這將使我的周圍變成高度擾動的區塊，也許要等到同伴適合生長的環境要再多等等了。

曾文溪是孕養我們的河流，帶來了營養及水源，是我們成長所必需的，但也會因氣候時而狂躁時而乾枯，每次大水過後她總是自由地擺盪就像均等地滋養大地，但人類想限制住她的自由，卻總造成無法承受及預期的結果。

陳易昇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研究員

銀膠菊

Santa Maria Feverfew

文

陳科廷

萬物議會

議事錄



【宣言】

我其實是從他鄉遷徙而來，不知覺地落地而生。端看我密集盛開細碎的白色小花，猶如手工精湛的優雅蕾絲，我的原鄉就是那個風情萬種的中美洲。艷陽高照的熱帶，對我而言是最宜人的氣候，濕潤的流域沙洲堆積豐富的養分，良好的排水砂土，這樣開闊的荒地就是我最舒適的新家園，讓我迅速拓展，茂盛鋪蓋整個河床。

搖曳一片優美的白色河灘。不過比我的美更勝一籌的是我身上的毒性，表面的細毛、花粉都會讓動物過敏甚至致命，請別

把我當作艾草、滿天心，失手將我摘去，後果你自負，別說我是麼「國際毒草」，我只是在我喜歡的地方生長著啊！



我一路從高雄登陸，逐漸蔓延到台中、苗栗，台南當然也是我持續繁衍的地方，多虧蜿蜒的曾文溪在地表蛇行飄移，不間斷地沖刷出中下游新生的河床空地，幫我鋪好一張張舒適的溫床，扎深在那做著美好的春夢，風吹我

參考資料

- 黃士元、沈秀雀，〈有毒入侵植物：銀膠菊〉，《清流雙月刊》第26期，2020，頁61-65。
- 潘子祁，〈路邊野花不要摘 毒草銀膠菊辨識App〉，《上下游新聞網站》，<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2771/>，2022年7月24日瀏覽。
- 莊溪，〈銀膠菊〉，《認識植物網站》，<http://kplant.biodiv.tw/銀膠菊/銀膠菊.htm>，2022年7月24日瀏覽。

陳科廷

在鄉野島嶼成長，典型植物人、採集人。現回歸家鄉新北坪林成立採集人共作室，整理舊宅及田園，並串聯資源引進社區、學校，期望開創結合農耕、生活及技藝共享的社區永續工作室

石頭

Stone

文

楊佳寧

萬物議會

議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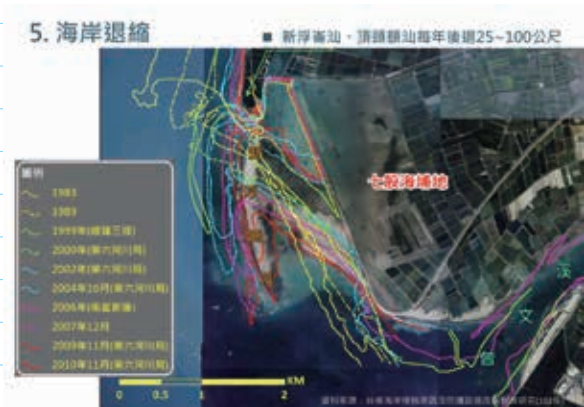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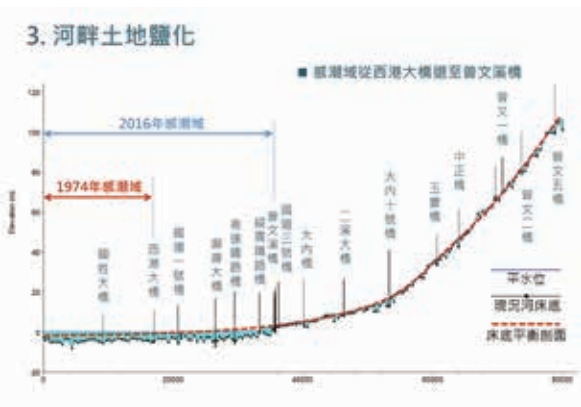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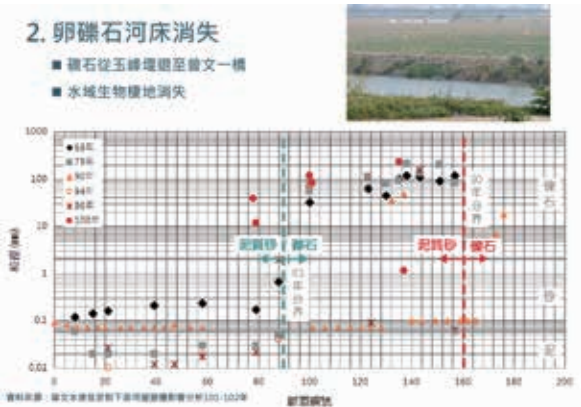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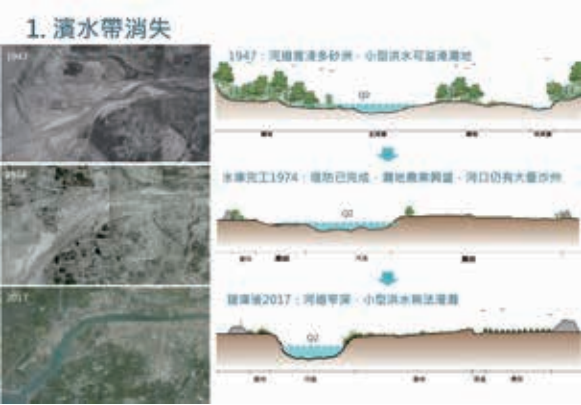
身為石頭，我沒有情緒，但我有身世、有故事。

關於我的出生、我的輪迴，關心的人極少，我不在乎。
今生我經歷地體的高溫，隆起至山之巔，
在風霜雨雪中逐漸崩壞，沉潛地中，直到流水將我發掘。
若不是多年前命運的轉折，我會以越來越細小的姿態，
伴著流水走走停停，成全我該成全的一切，
最終或許化為塵土，歷經漫長的等待，然後再度沉潛，再度隆起。

身為石頭，我可以被建商取作骨材，在你棲居的樓房封存百年。
也可以靜聽流水歌唱，讓蝦蟹在我的間隙構築愛巢。
我曾浸潤著朝陽，任苔藻佈滿我的身軀，任苦花與石魚賓留下深淺不一的吻痕。
堅定溯游的鰕虎，總需要依偎著我喘息。
晨光中羽化的蜉蝣，總在我懷裡蘊釀最凄美的霎那。^{〔註1〕}

雖已囚禁於此數十年，我何嘗憂心未來的去路。
你若經歷過我悠長的時空，便會了解我的灑脫。
我沒有情緒，但聽說流水怒了，帶不走我，就對束縛我的獄卒下手。^{〔註2〕}
魚蝦倦了，尋不著我，只好大舉撤出這千萬年來的家園。
纖細的蟲兒慌了，沒有我陪伴，要如何詠歎生之燦爛，死之榮耀？
聽說下游那頭，從溪到海都餓著，想方設法搶奪我在陸地的同伴。
聽說由於我的受阻，溪邊是無盡的寂寥，連海的鹹，都漸漸侵蝕了田園的豐饒。^{〔註3〕}

身為石頭，我沒有情緒，祇有一份成全的意圖。
我沒有情緒，卻能左右你的幸福。



註釋

- 1 〈溪石～年年有魚的 KeyStone〉·《從河說起》, <http://river-is-life.blogspot.com/2021/02/keystone.html>, 2022年7月瀏覽。
- 2 防砂壩、固床工、護岸等防砂設施攔阻砂石,使水流無法透過搬運土砂、碰撞石塊以消耗自身能量,高能量的水流因此容易掏刷這些構造物的基礎,繼而破壞構造物,此現象稱為「餓水效應」(hungry water effect)。
- 3 參閱「曾文溪的河相變化」圖解。

楊佳寧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美學中心工程師

曾文溪 5.0

Zengwen River 5.0

文

謝明昌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曾文溪的前世今生

曾文溪史上歷經四次(1823年、1871年、1904年、1911年)大改道,有「青瞑蛇」的戲稱,經過百年的治理與管理才逐漸安定,孕育南瀛文化的母親河。

對齊資源、跨單位齊步走(合力解決)

流域上中下游分屬不同機關主管,往往問題複雜,非單一機關可以獨力解決,必須系統性思考,合力解決。

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必須提前思考,才有能力調適

當社經、人文發展與環境變遷急速加劇,未來的不確定性也日益增高。但伴隨而來的是各種的風險與機會,隨著未來的時間點拉長,圖像愈模糊,如果能夠看得遠、想得深、想得廣,甚至跳脫框架去思考,愈有能力去減緩和調適不確定性,愈有機會走向你想要的未來。

跨域合作:以合作取代分工

(主動擔當,我能做什麼,而不是該誰來做)

公私協力:建立夥伴關係,一起找溪望。

對齊資源:共同行動、有共識就行動,發揮加乘及有感的效果。

勾勒曾文溪的願景與目標(找溪望)

透過跨域共學或大平台,看看曾文溪的過去、現在,再思考想要的曾文溪願景,以及五年後、十年後、二十年後的目標,可以更清楚從何而來,要走向那裡,如何調整方向和腳步。有共同的目標,才有共同的方向,大家才能成為協力夥伴。否則,容易彼此消耗力量徒勞無功。

因應環境變遷調整,不斷地改善與調適

面對未來的水文、地文及人文環境的變遷,以及社會對曾文溪流域改善與調適的期待(安全環境、安心用水、安樂生活及結合水文化、藍綠網絡、水岸縫合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著實不易也刻不容緩。Keep Going!

辨識主要問題與障礙(找問題、找方法)

透過層層解構,從不同的角色、角度及立場去思考影響達成願景目標的問題根源,再依性質歸納,交由小平台商討對策提出短、中、長期的解決之道。

謝明昌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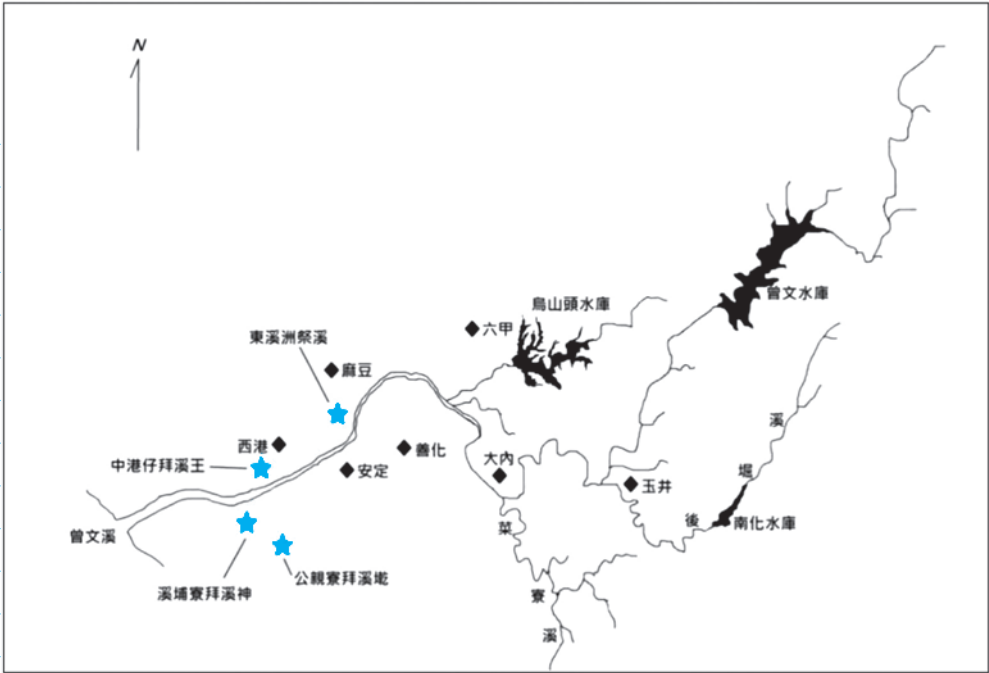
溪神
River God

文

梁廷毓

萬物議會

議事錄



「祇」，首先於「議會」存在於此地。是故在未來，這條溪流是否會面臨不同知識分子與在地社群之間，對曾文溪加諸「人格權」和原有「神格」觀念之間相應問題的溝通和協商？乃至於取得一種溪流在「保存生態的靈性特質」與「賦予生命存有權利」之間的共識及其平衡點？我想，只有在此前提下，既能夠達到曾文溪流域的「環境治理的生態平

衡」和「不同知識論之間的平衡」這一種雙重的平等和平衡性，才是一個真正能適性、接納及協調各種多樣複雜的行動者——著陸型的生態政治——議會之展現，也是我個人的期望。希望以「溪神」之名，提出來和大家對話。

梁廷毓

藝術創作者，亦為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評論者。曾任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特約評論者（2019-2021）。文論散見《文化研究》、《史物論壇：歷史博物館學報》、《台灣原住民民族研究論叢》、《原住民民族文獻》等

老鷹・黑鳶

Milvus Migrans

文 林朝成

萬物議會

議事錄

我是黑鳶，一般講老鷹，事實上有種鳥類就叫老鷹，我是屬於猛禽類。我很喜歡來這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台灣人稱我們是萊葉、黑鳶，我們很喜歡在這裡玩，你不要看我們是猛禽，我們很少吃活的動物，我們都吃死的動物，我們都吃腐屍類，這是我們的特性。我們非常喜歡玩，尤其你看到其他的夥伴，其他的老鷹他們都是一隻一隻的，但是我們黑鳶喜歡結群，因為我們喜歡在這邊遊戲，遊戲會從山林一直到河口，你會看到我們在山林也會結巢，我們是動物界的清道夫，會去吃死掉的動物，會去撿拾人造的垃圾，我們也會把它拿來當我們的巢，尤其白色的特別喜歡。	得到的，我們常常看人類到底在做什麼。我們這邊常常也有些危機感，雖然自由但是常常有生命的危險，所以同伴越來越少，快消失了。因為我們常常食物中毒，我們吃腐屍，如果他是腐敗的、有毒的、灑農藥的，或被毒死的，我們就會食物中毒。在這邊飛常看見，為什麼人類要製造這麼多垃圾？雖然我是清道夫但是我只能做一點點工作，我也看見這些魚群在河川悠游很辛苦的樣子，我就覺得我一飛就這樣上去了，幹嘛這樣爬還吸盤呢，我一飛兩百公尺，所以我希望可以看見魚群更愉快的樣子。我喜歡遊戲、成群結伴，我希望在這些地方都不會因為沒有生活的依靠，而遭遇到生存的危機。	為我不吃活的，我純粹是欣賞你們可以怎麼過活，整個生態的樣子、工人工作的樣子、除沙的樣子。自然就是我們最喜歡的，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做？我們不知道。我喜歡遊戲、喜歡成群結隊，但是也喜歡這裡能有更多的生態，讓我們能悠遊自在。
我們常常看人類到底在做什麼。我們常常看見有很多人類在欣賞我們、看我們，我的眼力可以從兩百公尺看到底下，所以如果你們做什麼壞事我都可以看到，視力3.0，下面的魚類、即使是細小的，或人類我們都看	另外我們黑鳶有一個特色，事實上是夜行性的猛禽，休息的時候可以看到河川、動物的樣子，所以我們在山林裡生存，人類欣賞我們，而我們在看著人類，我們在看這裡頭有多少生態。你們不用擔心，我不會吃你們，因	

林朝成

台南社區大學校長

赤裸的人類

Naked Human

文 郭鴻儀

萬物議會

議事錄

郭鴻儀
環境法律人協會秘書長
／律師。動物界，脊索
動物門，哺乳綱，靈長
目，人科，人屬。相信
群體的優雅，在於面對
弱勢的態度及方式；相
信生活的浪漫，是與夥
伴彼此成全的過程；相
信人生的意義，是一段
自我創作的行動藝術

我嘗試開啟這段溯源的旅程， 赤裸的身子，引來周遭蚊蚋的侵擾， 踩在土塊、野草及樹根交纏的土地， 總是包裹在鞋裡的軟嫩腳底 刺痛、流血、寸步難行 芒草劃開身上一條條的血痕， 蟲鳴或草叢不時的騷動， 讓我感到不安及恐懼。	只是靜靜地躺著，仰望滿天星斗，啜飲清涼的溪水， 夜色，映照水裡不動的魚群， 霎時，蛙鳴、夜梟聲，安靜我的內心，就這樣平靜入睡。 任涓涓溪流朝山下而去，那通往人類的世界， 我開始懷疑我該存在於此而非那裡的世界。 踏上最後一哩路， 我來到曾文溪上游，一座人造的攔砂壩 幾個月來的旱象，上游土壤早已龜裂， 我難以想像，這一路的踏尋， 最終看見的是風吹灰滅的慘景， 躺臥在龜裂的大地， 壓碎的土塊和汗水，將我與土地緊密相連 我才想起自己是這片土地所孕育的生命 一路走來，我漸漸回想起我是自然萬物之一， 卻早已遺忘 我失去和自然共生共存的能力， 活在科技裡，人造的環境中， 自然的血脈，換成機械的裝置和動力 林裡吹拂的微風， 似乎是萬物之靈對人類的瘋狂溫柔地寬恕， 但烈陽和死亡的生命，持續控訴人類自一千五百年以降 人類選擇支配、剝削萬物生靈的傲慢之路， 回到源頭的這一刻， 我卑微地祈禱，嘗試聆聽眾靈的話語， 在迷失中， 尋找一條重新修復與生靈、自然秩序的回家之路。
烈日下，滾燙的背，像蛇即將蛻皮的那一刻 需要一口乾淨的水，讓乾裂的嘴唇獲得舒解， 踩在硬石堆旁，我來到了曾文溪畔，涓滴細流， 霎時，緩解身上的各種不適應 繼續踏上曾文溪上游，尋找溪的源頭， 埋在潛意識的故鄉。	
日暮西沉，周遭的樹林為我擋下午後的烈陽， 蚊蚋夜襲，我成為最大的攻擊目標， 任何沾黏在身上的土塊或蚊蚋駐留， 甚至風、草撩撥 伴隨滿身汗津，無時無刻呈現不安與焦躁 矮樹叢裡的騷動，似乎暗示著我不應佇留， 但夜晚的鳥鳴，比起白天的悅耳， 卻有更多想像來自黑暗的詛咒 夜晚溫度驟降，赤裸、蛻皮的身體， 想要一層溫暖的包覆，循著水流聲， 我找到曾文溪畔的巨石。	

一場溪河的思辨

「萬物議會：壩之存在—流域萬物迴響」的生態共感與萬靈政治

The Speculation on River
The Eco-co-sense and The Politics of Anima in "Parliament of Things: the Dam Exists, Surrounded by Resonance of the River Basin"

文 梁廷毓

順著蜿蜒的山道下切溪谷，在昏黃時刻的山區雲霧、轟隆雷雨下，眾人陸續集結於曾文水庫上游的一處溪谷旁。此次「萬物議會」是繼高雄的六龜警備線（人類世實驗學院，2020）^{〔註1〕}、宜蘭礁溪跑馬古道（山光脈動計畫，2021）、曾文溪上游達邦部落的傳統家屋（潛行工作營，2021）之後的第四場。代表眾物發言的議員們，一同聚集於曾文溪上游的「福山壩」旁，展開以溪河萬物為名的議會實驗。參與的十五議員分別代表：水獺靈、鰻魚、土石流、銀膠菊、溪水、蝦虎、曾文溪5.0、溪神、老鷹、石頭、茄冬、爬岩鰍、防砂壩、土壤、人類等。^{〔註2〕}

議員們跨及長期關注環境生態的NGO組織、生態顧問公司研究員、政府局處單位人員、水利工程師、河相學專家、藝術家等眾多身分、背景的成員。眾人一齊圍於大圓桌前，每位議員人手一本議會的發言稿及資料，在兩位議長說明議事流程及規則之後，魚族（爬岩鰍、蝦虎、鰻魚）；鳥族（老鷹）；植物族（銀膠菊）；土石族（溪水、土壤、石頭、防砂壩）；靈族（水獺靈、溪神）與人族（曾文

溪5.0、人類）等各個生命和非生命的行動者群落集，以分群的方式依序進行非人類立場的表述。在第一階段議事開始時，議員之間雖彼此不見得相知、相識，卻能透過「物」的代表，共同形塑「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感覺連帶。會議以第一人稱的擬物化視角，其實是一種非虛構式的述說，牽動著人對於「物」的感覺和想像，在描述過程中逐漸逼顯出萬物的生命和魂魄。因此，這當中如何鋪陳及述說所代表之「物」，使眾議員對於該「物」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和議員們的知識背景、敘事方式、文學素養，以及如何類比和轉喻言談的修辭，有極為緊密的關係，並為第二階段的論辯和推測進行整備。

晚飯後，眾人接續進行第二階段的議事，聚焦於曾文溪的變遷及環境與防砂壩的關係，期間在列席的水利工程專家、鄒族獵人及藝術家的討論下，提出諸多的批判、異議、反思和可能的行動方案。議會時的對話若能記錄、進行後續的再探討，應是相當有價值的實踐參照。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階段的議事期間，並沒有落入一種對於關係性的著迷、



被曾文溪水切穿的「福山壩」。圖片提供—梁廷毓



山區雷雨下的曾文溪上游河谷。圖片提供—梁廷毓

捕捉和無限連結（已經是一種被泛道德化的共生想像），而是進一步討論到具體行動的層次，以及面對實際環境的務實工作和待解的困難。例如，代表土石流的議員，表明對萬物的接納態度背後蘊含的機遇和凶險，正是當代極端氣候問題下的複雜議題，亦是山川遭受破壞之後進行能量和關係再平衡的方式之一；代表石頭及河壩的議員闡述曾文水庫建設的必要之惡及其蓄水、淤沙問題；鄒族獵人控訴中上游的河壩對於溪流生態系及改變山川自我復原進程的嚴重影響等，對話之間皆極具情動力，也拋出令人深刻的提問和觀察。

另一方面，此次議會不僅是尋求「共識」（consensus）或協商方案的理性討論，更形成一種生態心理層面的「共感」（co-sense），以及越趨迫切的「共存」（copresence）意識。這條溪流確實有其哀愁和卑屈，上游的山林萬物已經是「人類世」意義下的「犧牲體系」一部分。但議會當中沒有任何議員打著悲情牌來博取同情，更多的是溝通、對話和理解。從萬物的角度審視防砂壩的存在及影響，重新思考及論辯人類建設的水利工程之地質作用力

（geological force），並對一系列關於水體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進行永續性的思辨。如果對於生態的感覺，在物種群落、知識儲備與地理條件上具有差異性，甚至是與地點綁定或物種限定性的，那麼在不同的知覺群體之間，進行趨近於萬物的換位感知、在不同行動者（actor, actant）的立場與物種的遭逢經驗之間進行交替思考，去理解與溝通不同知識與思維方式的人們，就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跨學科知識交換，而是發生在對話和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感知交匯及流動。

或許伊莎貝勒·絲坦傑（Isabelle Stengers）所闡述的「萬物政治」（cosmopolitics，或稱宇宙政治），類似於上述納入非人類的位置來審視一切的政治關係，並涉及到對萬物與政治秩序之間權力的調整。但進一步分析，本次議會除了在思維上反轉人類對萬物的支配權和使用權之不平等等關係；還有漢人主流社會造就的政治、經濟本位的思維（曾文水庫即是這個需求下的產物）對於上游原住民部落山林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要修復這些複雜的不平等因素，意味著需要道歉、理解與重建信任感，並

採取具體行動來表明這種關係，決意從當下（now）開始至往後會有所改變或不同。

進一步論，除了因場域轉移至溪壩現場而敞開一種跨物種、多維度、複合式感知的議會對話條件之外，也暫時瓦解了人為中心的科層傳話體制：鄒族的議員能夠以鰻魚和水獺靈之名，與在場的水利工程師、河相學者、環境法律專家等議員所代表的魚、鳥、河川、土石等自然物進行平等的對話。這讓筆者認為，本次議會所蘊含的「萬物政治」，仍然存在於不同生命和非生命之間、人類與非人類之間，在立場和認知上的潛在歧義和張力。從議員們



藝術家周書毅在深夜於「福山壩」前的表演。
上 | 攝影—黃煌智，下 | 攝影—吳克威

對於人類和氣候變遷的控訴當中，更揭示出人類的種種作為和萬物之間的衝突、疑難和矛盾，正是「政治」閃現的時刻。這種「政治」在萬物議會所設定的對質機制和話語條件中被不斷地逼顯出來，推向一種讓萬物的關係徹底民主化之途徑。

深夜裡，眾議員們一齊前往被曾文溪水切穿的「福山壩」，原本阻滯砂石的壩體被溪水貫穿成一扇門，眾人在溪床旁感受由舞蹈家周書毅帶來的野地表演《無用之壩》，紅衣舞者在碎石滿佈的河灘地上舞動身姿，被放大聚焦的影子被投映到壩體上方，回應「福山壩」被曾文溪水貫穿、切割的形體，流域間的物種伴隨著溪流的環景音效（藝術家王榆鈞設計）；舞者在溪床時而疾奔、時而癱軟的身軀；月夜下陳伯義與玖格的壩體投影與壩體本身在暗晚裡交融相織，猶如朝往繁茂山林的通道。被溪水所耗盡的壩體，藉由這場結合投映和表演的現



地行動，被藝術實踐賦予一種無用之用，轉化對於攔砂壩和周遭環境的感知。

最後，此次議會當中出現的「靈族」，並沒有一開始就被議會機制所排除，而是容納了溪神和水獺靈的位置，並接受議員的代表。人類學者愛德華多·維末洛斯德·卡斯楚（Eduardo Viveros de Castro）曾指出某種「一元文化、多元自然」的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論點，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實在或真實。而這場議會實驗除了鬆動了人類中心式的思維，也進一步使在地和現實環境裡的泛靈行動者能夠被代表——不僅是生態學或生物學知識下的非人類（自然環境、動物），還容納了同樣被視為非人類的「靈」。例如，當鄒族議員代表的水獺靈，進入到議會當中進行的控訴，蘊含深沉的環境智慧和泛靈生態觀。這種承認多元自然思維的議會實政治之實驗，在一切生態觀底下被賦予實際存在之物，都彼此認可及能夠對話的情況下，確立了以彼此關係為基礎的政治協商之想像。

當代一些進步國家的環境治理策略，或是晚近出現的生態論述皆主張賦予溪流「法律人格」，但在曾文溪流域的原住民和常民生活當中，溪流早已經在百餘年前便具有自然法則意涵的「靈」或「神格」，這代表的是人對溪河的互動倫理觀，以及曾文溪在歷史上不斷變動的凶險性和鉅變力量——即代表千百年來對於各種生靈萬物的敬重，或是一系列過去的極端型天氣、災變之複合體。也許在其他地方的「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雖然關注到泛靈論和宇宙學，但並沒有讓其投向的生態當中作為「靈」的行動者，真正地政治化——意味著並沒有真正地深入理解在地社群的關係和行動網絡的組成方式。反觀這次的萬物議會，容受著代表「靈族」發言的議員，在這方面確實有所穿突和推進。

若說各個為「靈族」代議的議員，並不僅是將非生命（non-life）視為某種生命（life），更是認為萬物無論是非生命或生命，皆有其本體論意義下的靈



「萬物議會：壩之存在一流域萬物迴響」第二階段
的議員們發表和論辯。圖片提供—梁廷毓

魂（anima；animus，這在族人和在地社群這端的認知又更為多樣複雜），而非為是否能賦予其生命的想像。並且在生命逝去和誕生之前後，仍實際存在之物。在以「靈」的存在為前提下，對於人本身的行為、意圖和倫理產生改變。那麼，此次議會中的「靈族」之所以能被代表，正是協調、順應著鄒族及在地社群的傳統宇宙學、倫理思維和環境政治觀的一種著陸型的生態—萬靈政治的議會方案之展現。

* 本文為作者同意轉載之文章



註釋

- 1 梁廷毓，〈萬物夜議，夜談眾生：記一場山野中的當代藝術集會〉，《ARTSPIRE 鴻梅藝術評論平台》，<https://reurl.cc/D3gQvd>。
- 2 本次萬物議會由「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總策展人龔卓軍與全促會秘書長楊志彬擔任議長，邀請分區策展人洪榆橙（水計畫）、陳冠彰（土計畫）、黃澍瑩（植計畫）；藝術家（陳伯義、蔡坤霖、陳科廷、梁廷毓）；特富野與達邦的鄒族住民（汪義福、安孝明）；環境法律人協會律師郭鴻儀；水利工程和河川景觀專家（王筱雯、孫建平、楊佳寧）；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局長謝明昌；台南社區大學校長林朝成；NPO（劉長青、陳易昇）等15位跨領域人士，擔任魚族、鳥族、植物、土石族、水族、泛靈族與人族的代言人，並有10多位「人類」列席旁聽。